

鹿城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2004年12月

鹿城文史资料

第十七辑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10.1张 字数：230千字

版次：2004年12月第一版

内部发行

温州市鹿城区政协 学习文史委员会

主 任：林瑞松

副主任：金文平（兼）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建峰 朱湓娜 苏 虹 宋乐酥
陈丹青 陈钧贤 周孔启 胡珠生
潘一钢 潘猛补 蔡钢铁

目 录

四十年前郭沫若温州之行	叶大兵 1
我所认识的夏承焘老师	汪远涵 8
朱自清浓墨写温州	王兆庸 13
徐悲鸿与温州人的情缘	陈钧贤 18
“五绝”奇才郑曼青暮年编医史	李 珍 26
勤政清廉的好领导	
——缅怀原温州市市长卜明同志	蔡南星 31
冒鹤亭先生在温州	胡珠生 36
风雨西山“医灯”	
——记近代温州著名儒医李益三先生	李 珍 41
任一人贪污案是怎样暴露的	洪水平 46
雕刻绝精 神态如生	
——朱子常首创黄杨木雕记	周孔启 50
温州女画家鲁纹生平记略	潘猛补 58
忆解放初期温州文艺界二事	叶大兵 61
回顾五十年代温州市文联	沈 沉 66
雁山瓯水弦歌盛 时雨春风师道亲	
——回忆陈垂平老师和温州“绘画会”	张嘉璈 76
温州米塑与民俗	潘一钢 84
温州市区历史上的有线广播	金志明 89

名师授琵琶 桃李满园芳

——我市琵琶名师陈福贤授艺简记 周孔启 92

“雨声”入我梦

——为纪念雨声合唱团成立 45 周年而写 徐贤辅 95

见证《新四军军歌》的诞生 王震之 98

附录：新四军军歌 99

温中的光荣革命传统 王兆庸 104

温州“抗战周年纪念日”记实 陈钧贤 113

一封寄自抗日前线的信 王震之 115

发生在温州的几场抗日战斗 陈光忠 120

礁下港建设灯塔始末 蔡冠夫 124

近代温州的电信 黄兴龙 126

温州民信局的兴与衰 黄兴龙 137

探寻张璠遗迹 朱继亮 141

解读《叶氏同仁堂纪功碑》 谢品伟 148

附录：《叶氏同仁堂纪功碑》碑文 153

温州“大街”的变迁 蔡钢铁 154

叶同仁堂“食橘”轶事 谢品伟 156

蒋军“军风纪巡察团”在温州 陈天籁 160

昔日的谢池巷与周宅大屋 周申生 162

历史的见证

——回放一组旧照片 文史委 辑 171

近代前来温州的外国传教士 郑颀峰 180

解放前温州城区的几所教会学校 郭绍震 197

为建设大陈岛献身的鹿城儿女 王宗楣 202

我为建设大陈岛奉献青春	池德杰	210
他跟着我重返大陈岛	郑永翠	215
民国时期温州城区的水产流通业	吴树敬	219
温州城市捕捞队的兴衰	吴树敬	226
浙南的“北冰洋” ——温州第一座 5300 吨大冷库营建始末	盛 枫	234
温州城区水产养殖业发展史略	吴树敬	243
1956 年我给中央轻工部呈上—— 《发展中国火腿制造工业建议书》	余毅夫	250
追忆四十八年前一大盛事—— 温州市欢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	苏 虹	257
“永机 8 号”渡轮失火实况	陈钧贤	266
温州“氯爆”重大事故始末	陈钧贤	269
附录：一、温州“氯爆”经济损失调查		279
二、上级机关及外援人员统计表		280
后记		281
《鹿城文史资料》第一辑～第十六辑目录索引		283
征稿启事		319

四十年前郭沫若温州之行

叶 大 兵

1964年5月上旬，郭沫若同志来温州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那时，我在温州市文化处担任副处长，接到上级通知，要我参加接待工作。郭老是我国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和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我国文化战线上的一面光辉旗帜。我庆幸自己有这样一次和郭老接触的机会。

12日上午，郭老风尘仆仆地从黄岩乘专车来到雁荡山灵峰招待所。他落榻的灵峰寺，面对双笋山，背靠合掌峰，左傍北斗洞，右倚观音洞。周围是群峰竞秀，危崖耸立，绿树成荫，流水淙淙，景色十分幽美。那时，郭老已年逾“古稀”，但身体十分健康。他休息片刻后，就动身外出游览。

一路上，他看北斗洞、果盒桥、听泉岩、犀牛望月等风景，然后健步向中折瀑走去。郭老和大家走进一个圆形的山洞，从洞内向外观望，那瀑布从悬崖上倾泻而下，水花飞溅，似珠玉从天而降，似银丝凌空飞舞，形成一层薄薄的珠帘。在阳光照射下，水帘五彩缤纷，微风吹来，珠帘飘动，千姿百态，蔚为奇观。郭老一边看，一边发出爽朗的笑声。他高兴地对身边的同志说：“我跑了许多地方，看过很多瀑布，但从没有见到这样别有风味的瀑布！”

第二天，郭老去灵岩游览。汽车经灵岩谷口，向北穿过松柏参天的幽谷，约二里许，到了灵岩寺。灵岩寺在群峰怀抱之

中，清泉曲径，环境幽静。郭老在寺中小憩片刻，询问了雁荡山区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随后来到藏经楼，看了寺内保存的一部《藏经》，他说：“这部藏经比较完整，要仔细查一查，要注意保管，不要遗失。”

灵岩寺面对白云岗，后倚屏雾障，“天柱”、“展旗”两峰，左右对峙，高耸入云。郭老从这里所看到的“天柱”峰，已变幻为雄鹰峰，一只雄鹰，傲头向天，眼睛注视前方，正待展翅高飞。这栩栩如生的形象，真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郭老兴至特为此岩写了一诗：

灵岩有奇石，入夜化为鹰；势欲凌空去，苍茫万里征。

第三天，天气格外晴朗，郭老要去游览大龙湫。大龙湫高达海拔六百多米，上山要走过马鞍岭，地势比中折瀑要高陡得多。郭老这天游兴很浓，坚持要步行到大龙湫。一路上，郭老边走边谈，边看风景，终于登上了大龙湫。

大龙湫是雁荡最有特色的瀑布。在这里，四周峰峦重迭，下切绝壁倒悬，一匹白练从天际凌空而下，若云若雾，如雨如烟，随风飘扬，袅娜多姿，有一种说不出的轻盈柔和之态。如遇风静瀑聚之际，其势似巨龙奔腾，其声如迅雷贯耳。面对大龙湫的雄伟壮观景象，郭老十分赞赏，留连忘返，直至要进午餐时才离开。

山的巍峨，瀑的雄奇，峰的变幻，洞的深幽，对诗人来说，是诗的源泉。有多少激情需要用诗来表达，有多少话语要发为文章。临行那天，郭老六时多就起床，叫随行的同志在灵峰大殿摆下大桌，准备了宣纸、毛笔和墨汁。郭老脱了外衫，挥笔疾书，为雁荡留下许多佳句和手迹。其中有首《游雁岩》写道：

奇峰传百二，大小有龙湫。我爱中折瀑，珠帘掩翠楼。

新松待千尺，水量当更道。煌煌烈士墓，风光第一流。

郭老动身离开雁荡之前，还到观音洞作短暂游览。观音洞在合掌峰的掌缝处。在峰腰间，倚岩筑房，建有晋代风格的九层楼房；洞开半壁，景由天成。郭老一行，从掌根入，自山门登石级而上，到第一层平台。在此仰望天空，两峰相合，仅留一线天，洞顶有水凌空下降，状如珠帘；此水汇合成池，晶莹碧绿，即有名的洗心池。郭老边看边赞叹：“呵！真有气魄！”回来的路上，他边走边沉吟。回到大殿，兴犹未尽，立即摆下纸张，挥毫急就一首绝句：

星辰慷慨落绵绵，合掌峰顶一线天。

欲济苍生化霖雨，谁甘学佛学神仙？

15日上午，郭老兴致勃勃地游览了远在南北朝时就已驰名全国的江心孤屿。他在东西两峰上细观古塔，在浩然楼上眺望江景，在文天祥祠瞻仰古人，在江心堤边看千年古树——樟抱榕，到博物馆参观了古代文物。在江心寺大殿，郭老对大殿里一副对联颇感兴趣。对联写道：

四面烟波，几疑蓬岛移来，金山飞到；

一龛香火，剩我蜀僧胜迹，宋驛遗址。

他向寺里一个和尚请教，这副对联写的是什么意思？这蜀僧又是谁？和尚向郭老作了介绍：江心屿古时分为东西两洲，中间横着一条川流，相传南宋绍兴七年，有位四川高僧叫清了，填塞了中川，把孤屿连成一片，并建大殿于其上。郭老听了笑着说：“清了和尚是四川峨眉山下人，是我的同乡。这个大和尚很有学问。”

郭老来到了东塔。此塔建于唐咸通十年，雄伟挺拔，风格独特。当郭老看见下面塔砖坏了好几块时，他语重心长地指出：

“这座古塔要好好加固，不要象杭州的雷峰塔一样塌倒了。文

物一定要保护好。”

江心屿西边是温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所在地，是原兴庆寺旧址。这寺的后边，有口“灵寿泉”，泉水清冽，为温州诸泉之冠。郭老来到这里，喝了用这泉水泡的清茶，很高兴地说：“江心的水、茶，味道都很好。”郭老还看了这里的文物字画。这时，文管会的同志已在幽雅的小客堂里，准备好纸笔，请郭老题字。他很高兴，先书写了毛主席诗词《沁园春·长沙》一首，接着又为江心屿北堤上一个新亭题字。他略一思索，把这亭取名“来雪亭”，这是根据文天祥在江心屿写的“罗浮山下雪未来，扬子江心月照谁”的诗意而命名的。亭两侧的对联，郭老用了毛主席诗词的集句：“飞雪迎春到，心潮逐浪高”，笔法豪放，字迹挺拔有力。

次日晚，郭老观看了温州地方戏——瓯剧《高机和吴三春》的演出，郭老自始至终看得非常认真。当剧中出现江心寺场面时，他脸上露出会心的笑容。当演员唱到“千年古树樟抱榕，樟抱榕下相思红”时，他详细地问了“相思红”这种花的形状、特点，并认为剧中用“相思红”来贯穿剧情，是用得好的。看完戏后，郭老高兴地连声称赞：“演得好，演得好！”他认为，这个戏来自民间，故事好，情节动人，文字生动，有生活气息。他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祝贺他们演出成功。

那晚看戏回去，郭老十分激动。从游江心屿到看瓯剧，使诗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就在枕上做了一首五言长诗，用红铅笔记在本子上。第二天清晨，他欣然命笔，写成长卷。诗云：

江心本二屿，人力合一之。问谁为此者，蜀僧清了师。
清了宋时人，西来自峨眉。此功不可没，当祀信国祠。
千年樟树倒，榕树共其枝。榕樟今合抱，二树成连理。
东塔高九层，中空生华盖。榕亦生其巅，仿佛人所雕。

二塔不同时，东唐西北宋。并立如长桅，孤屿浑欲动。
浩浩瓯江水，在昔本澄鲜。水土使之分，新松待十年，
二纵合为一，一必分为二。高机与三春，斗争同胜利，
打破旧牢笼，创造新天地。瓯绸本无花，添花在锦上。
上织并蒂莲，下织双鸳鸯。利剪剪裁之，制就新衣裳。
衣被天下人，百花颂齐放。

从诗人胸中迸发出来的诗句，充满激情，给人以强烈的感染力。

郭老不仅学识渊博而精湛，对金石也很有研究。温州市文管会保留了一块晋朱曼妻薛氏买地宅券（原石），券长30厘米、宽17.2厘米、厚8.5厘米。全碑画有格线，篆文清晰可辨，郭老看了这块稀有的券文原石，十分惊奇。因在温时间匆促，来不及仔细考察，就带了一份拓本回去。后经他细读分析，认为这不是真的买地券，而是券文体制，乃是块墓志铭。

16日上午，郭老慕名专程到瑞安县的“玉海楼”参观。他巡视了藏书楼，仔细浏览了部分珍藏的古书、字画。他说：“玉海楼，藏书很丰富，有那么多古代书籍！”特别是对孙仲容治学的功绩，推崇备至。玉海楼珍藏着一部明万历八年的刻本《淮南鸿烈解》，上有孙仲容的亲笔批校。那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朱砂红迹，分外鲜明，生动地反映了校者的辛苦劳动和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郭老颇有感慨地说：“孙仲容是一个做学问的人，治学相当认真。一个学者应该这样认真。这样多的小楷批注，值得钦佩。”《契文举例》是孙仲容第一部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考释甲骨文的著作，郭老当年在日本就已看到了，他说：“我在日本没有事情，研究甲骨文，知道中国第一个研究甲骨文的是孙仲容。继他之后，就是王观堂了。”

参观以后，郭老在“百晋匋斋”休息时，口喝清茶，谈笑风生。当他知道“百晋匋斋”原是孙仲容征集收藏了百块晋砖而取名的，而在解放初期因保管不妥致使晋砖损失之事后，很觉惋惜，连声说：“可惜！可惜！”随后，玉海楼的同志请求郭老题字留念，郭老欣然答应。他先写了“玉海楼”三个大字。工作人员说：“原来这楼没有对联。”郭老说：“没有？我来写一对。”裁好纸，郭老写下了“玉成桃李，海涌波涛”八个字，又为“百晋斋”写了匾额。最后，郭老为了纪念孙仲容，特地写了一张题词：“甲骨文字之学，创始于孙仲容，继之者为王观堂，饮水思源，二君殊可纪念。”为国家为人民做出贡献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17日上午，郭老兴致勃勃地来到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几位和郭老在北京见过面的同志，今天又遇到郭老，心中格外高兴。他们陪同郭老到楼上工艺品陈列室参观。这里有石雕、黄杨木雕、篾丝镶嵌、彩石镶嵌等许多珍贵的工艺品。郭老边看边问，并且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艺术见解。

在看黄杨木雕作品时，所里同志给郭老介绍说，原先木雕是从民间习俗龙船灯的活动产生的。温州过去有所谓“板凳龙”，这是采用樟木、泥木等贵重木材精心雕刻而成的木龙。龙身20节，刻着近60组戏曲人物。其刀法纯熟，造型生动，显示了民间艺人的艺术造诣。郭老听了说：“民间工艺品可以考虑从出土文物中发掘民族传统，研究民族风格。”并且说，“在创作中，雕刻也一样，应该鼓励艺人创造不同流派。张家的手工艺和李家的手工艺可以不一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百花齐放。”

郭老看了木雕《郑成功》后，说：“对历史要尊重，搞历史题材作品，它的人物特征，包括衣服、装饰，都要和那个时代

的历史相符，不能把唐朝的图案、花纹，用到清朝的作品上。”他略停了一下，又说，“对这点，民间工艺艺人因为文化的限制，有困难。你们要请一些同志帮助他们。”所里的同志汇报说：“我们这里有个资料室，专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郭老说：“对！要帮助艺人增加历史知识。”在研究所同志们的热情邀请下，郭老为“温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温州市工艺美术学校”题了字。最后，研究所同志向郭老赠送了青田石雕《荔枝》，以作纪念。

郭老在温期间，还曾到温州市图书馆浏览了珍藏的古书。他专门看了清乾隆进士方成圭（瑞安人）注释的晋朝人干宝著解的《周易干常侍疏正》的手稿本，并为市图书馆题词。

18日，郭老离开了温州，前往青田、金华参观访问。在离温前，我们有同志问郭老什么时候再来温州，郭老紧握他的手，笑着说：“不死，十年再来雁荡，再游江心屿。”今日回顾当时情景，使我们如见其人，如闻其声，音容宛在，思念倍增。

1964年5月郭老温州之行，他那渊博精湛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勤奋好学的精神，平易近人的作风，给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那热情奔放的诗篇，遒劲苍润的笔迹，给温州人民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今天我们纪念郭老，首先要效法郭老“欲济苍生化霖雨”的革命精神，在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党和人民，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

2004年10月稿

我所认识的夏承焘老师

汪 远 涵

温州曾出现过两位夏氏大人物，一位是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另一位是被学术界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他们都是中国乃至国际上闻名的大学者，均为当代学术界作出过巨大的贡献；可是他们取得成就所走过的道路，却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只想谈谈夏承焘的一些情况。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我认识他是在儿童时代。瞿翁出生于1900年，从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师直到大学教授，可说历经坎坷。他家原在温州五马街开设一片小布店，兄弟四人只有他一人是知识分子，不过因家境不富裕，他只能去念温州师范学校。这是因为念师范既不必缴纳学杂费，还可以免费供给膳宿。

瞿翁成为词学大师经历过不少曲折，完全是由于他自己勤奋的结果。他没有任何嗜好，整天与书为伴。为了便于找书读，他还特地在籀园图书馆附近租屋居住。

记得1924年那年，我在温中附小五年级读书，班主任游止水老师介绍我和他的妹夫夏承焘老师见面。我当时12岁，因在班中语文成绩较好，游老师就嘱我为夏老师抄写一些研究资料，交换条件是夏老师教我读古文和诗词。大概过了几个月，情况发生了变化，游老师随着夏老师一起向学校辞职，前往西安教书。小学的最后一年，我们这一班便由共产党地下党员金

贯真烈士接任班主任，那时他是温师刚毕业的高才生。

瞿翁最初给我的印象，是一位敦厚温良、涵养有素的儒者。他不仅是大词学家，而且是响当当的大教育家，自教小学生到教研究生，其经历是极不平凡的。他对戚友、同事、学生，无一不心充满着爱，每当看到他所爱的人遭到屈辱时，就自然而然地发出不平之鸣。1957年反右扩大化，眼看所爱的许多人受到波及，他即写了一首打油诗：“敢想容易敢说难，说错原来不等闲。一顶帽儿飞上头，搬它不动重如山。”此诗曾传诵一时。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浙江师院发动了所谓“林夏战役”。林是校长林淡秋，夏便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夏承焘。这首十年前写的打油诗，也成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罪名之一。他自己也被迫违心地写了“打倒夏承焘”五个大字贴在门首。此后，他在牛棚内外，触灵魂，受审查，度过了整整十年。据他后来说：“我在牛棚里没有词书可看，但还能思想。我的《瞿髯论词绝句》八十首，绝大多数是在牛棚里写成的。”

抗战胜利后我住在杭州，常和瞿翁聚首畅谈。那时他和王季思师同寓于西湖畔浙大宿舍“罗苑”。他曾说自己不善说普通话，不爱写白话文。但当他翻阅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章实斋年谱》之后，曾特地去南京听胡适讲解中国古代哲学史。他对胡适非常钦佩。这位词学大师涉猎极广，除了能背诵中国多篇古诗文外，还看了旧小说李涵秋的《广陵潮》、沈三白的《浮生六记》，都表示赞赏。他就是这样一天到晚不停地读书，其勤奋精神，实非常人所能及。

当他遭受到大批判时，被群起而攻之的是他所写的一篇批判岳飞《满江红》的文章，他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的杂志上。岳飞是老少皆知的民族英雄，怎能在他脸上抹黑？为此，他被扣

上“汉奸”的恶名。其实，正如他自己所说，他对岳飞的精忠报国行为是异常钦仰的，是不可动摇的，所反对的是《满江红》的真实性而已。为了这篇文章而遭受到如此恶毒攻击，他一度“怒发冲冠”，难以克制自己。

我最爱听瞿翁的讲述，他说话时总给人特别亲切的感觉，而且富有幽默感。他的交游甚广，他曾说，在西安时与王陆一交往五年。王氏是一位学者，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他们经常接触，但不谈政治，只专注于诗词。1943年，瞿翁在龙泉浙大讲课，曾和同事、我的好友徐桂芳教授一道回乡探亲，途经丽水时，曾一同到水南《东南日报》社来看我。当瞿翁谈及与王陆一友谊时，我就请他写一篇短文，并留他们在报社吃饭。他毫不推辞，当即写了起来，桂芳在旁取笑说：“您要写得认真一些，作为我们两人的饭费。”一会儿，他就交了卷，第二天我把此文加上方框，刊登在副刊专栏上。

抗战胜利后，《东南日报》大厦三楼，设有员工俱乐部办的电影院，所放映的都是美国文艺影片。瞿翁常来观看，有一次，他看了《威尔逊总统传》之后，特地到二楼办公室找我，他侃侃谈论这部影片的特色以及美国总统的民主作风。当时，这部电影使他备受感动，更使他羡慕美国的民主。他所阅读的书，常常给他特别良好的影响，当他读了胡愈之写的《莫斯科印象记》，使他异常感动，他说：“彼都生活，真使我神往矣。”他就是这样一位容易动感情的人。

瞿翁与他的内兄游止水先生，儿童时代便建立了友谊。因夏家的布店和游家的“游裕生”商号近在咫尺，可能两家的结亲也与此有关。夏夫人游淑娇嫁后改名柔庄，她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虽然受学时间不长，但夏氏这位大学者，对她不仅无轻视之意，而且格外钟爱照顾。她在病中，瞿翁总是不离

左右，因她不曾生育，丈夫就象儿女一样护理她。后来她自知病情严重，就要求回乡，希望埋骨故里，所以她最后一段时间，住在游止水先生家。瞿翁一直陪伴身旁，直至她去世。

其实，游氏对夫君同样关怀备至。当瞿翁“文革”期间住牛棚时，她几乎天天去探望，送这样买那样，还多方安慰他，劝他宽下心来。现在她先走了，有人上门说媒要他续弦，他一概婉辞不受。直到1976年，我在游止水先生处，看到了瞿翁与吴无闻女士的结婚照时，一问，才知道其中的原由。原来，无闻女士之兄吴鹭山，是一位诗人，也是瞿翁的至交，他早已对瞿翁词诗无限钦佩，特地在乐清家中造了一间“来禅楼”，请他去住，以便就近观赏雁荡胜景。因此他与无闻女士很早就认识，1944年，瞿翁曾作词《清平乐》，题为《甲申九月望，访无闻于雁荡常云峰》。而无闻女士也和其兄一样敬佩瞿翁的创作才华。后来无闻女士嫁给仇氏，但仍不忘夏氏的为人，直到两人都失偶，才有了这个大好机会。他俩的结合，是在十年前瞿翁所有巨著由“大毒草”重新变为人间至宝之时。

瞿翁被海内外公认为“一代词宗”，绝非偶然。除了在词的理论修养和创作实践早已达到高深的境界之外，更由于他的人品和词品，都是人们所难以企及。他的老同事马叙伦，曾对他作出了精确的评价：“敬其人如佛门尊宿，目所及，耳所往，心所向，无非词者，是化于词者也。”

瞿翁说自己的创作得益于师友者极多，如词界泰斗况蕙风、朱彊村大师、顾颉刚老师等。在温州参加瓯社、慎社时，从李仲骞、梅冷生等人中也获益不少。不过梅冷生在病床上，和我谈到瞿翁时，对他的成就没话可说，但当说到他的为人，认为太吝啬，甚至一毛不拔，表示极大的不满。而瞿翁却始终认为他为挚友，曾写了《〈虞美人〉——寿冷生七十》；1967年，